

沟通与融合：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 与中国新移民

王玉娟

(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厦门 361005)

[关键词] 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宗乡会馆

[摘要] 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如何融入新加坡当地社会亦被提上日程。不仅政府重视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新加坡民间社会对此也非常重视。在这一过程中，宗乡会馆所扮演的角色最为引人注目。据此，本文从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华人宗乡会馆对促进中国新移民融入新加坡本土社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当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亟需完善之处。

[中图分类号] D634.3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3)05-0092-07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Singapor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and Chinese New Immigrants

Wang Yujuan

(School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words: Singapore; Chinese New Immigrants;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Abstract: Chinese new immigrants have increased in Singapore, and how to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society in Singapore has also been put on the agenda. Not only the governmen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integration of new immigrants into mainstream society, but also the civil society in Singapor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it. In this process, the role of Singapor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is impressive. Therefore,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new immigrants in Singapo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hinese new immigrants into local Singaporean society, and then reflects its problems and the urgent need for improvement.

晚清以来，中国人约 90% 移居地为东南亚。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新的移民潮，新移民的中心似乎由东南亚转移到了西方。但从总人口来说，东南亚华人仍占海外华人总数的 70% 以上。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中华人人口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也是中国新移民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因此对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关于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现状的研究。庄国土教授在《对近 20 年来华人国际移民活动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从纵向比较了新老移民的异同，分析了中国新移民的特点、现状及其发展前景^[1]。沈燕清博士的《新加坡中国大陆新移民现状浅析》一文，则将中国新移民划分为建筑劳工、留学生、技术与投资移民、家庭团聚移民和非法移民等移民类型^[2]。谢美华

[收稿日期] 2012-11-01

[作者简介] 王玉娟，厦门大学历史系 2010 级博士研究生。

对近20年来中国移民进入新加坡的原因、过程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此类研究在对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这一群体在新加坡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影响。第二,关于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经济活动的研究。刘宏教授运用跨国性的理论架构,解释中国新移民在新加坡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具有相当突出的贡献。他通过对新加坡移民政策和当地人对中国新移民舆论的研究,指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实用主义才是影响新加坡社会对新移民的态度和政策抉择的最重要因素,同时肯定高技术新移民的社团组织在“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中的重要贡献^[3]。第三,关于新加坡中国新移民文化适应的研究。日本学者小木裕文的《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论文和曾少聪博士《华人新移民》一文,认识到新加坡华人和中国新移民之间存在的近亲厌恶症,因而侧重讨论促进中国新移民和当地华人社会的互动与融合的重要性^[4]。吴前进则强调“自下而上”的民间关系及沟通渠道在促进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社会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黄玲毅、刘文正的《试析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社团》则具体讨论中国新移民社团这一新机制在协调新移民与新加坡当地社会关系中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综合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学者对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现状、经济影响以及文化适应性问题已有所研究,同时也注意到,民间组织在促进中国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经济文化中的潜在力量。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究新加坡华人传统宗乡会馆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机遇,发展自身角色与功能,促进中国新移民更好地融入新加坡主流社会。

一 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问题

从移民动因来看,移民产生的背后有复杂的原因。但最基本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迁入地的“拉力”,另外一个则是迁出地的“推力”。中国人移民新加坡亦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作用下发生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新注重对外交往,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严格控制移民的政策,加上当时国内经济发展的滞后,宏观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化有利于中国人前往海外发展。正当此时,新加坡开始经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洗礼,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产

业,这些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产生亟需大量的人才。而当时新加坡的人口结构已经呈现出低生育的特点,国内熟练的劳动力供应短缺都已显现,更谈不上满足新兴产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了。在此背景下,新加坡新移民群体开始形成并不断壮大。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数量不断增长。据2007年6月的人口数据显示:新加坡现有人口有468.06万人,比前一年增加了4.4%,华族^①占了75%,约350万人,其中,约有30多万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5]。近些年,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人数又增加了几万人。粗略估计,现今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人数大致在35万左右,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形成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移民群体。从新移民群体的构成来看,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主要包括留学生、技术或投资移民、建筑业劳工及部分非法移民^[6]。这些华人新移民区别于华侨时代的华人移民,他们整体上受教育水平高,是新加坡政府引进的各个领域的专才。对此,刘宏教授认为,作为新移民中的精英,“跨国华人”具备可携带性技能和高度国际化的流动性^[7]。随着“跨国华人”在整个新移民群体中的产生和壮大,由此围绕着以认同为核心的议题在新移民群体与新加坡本土社会之间不断被讨论,而呈现扩大化的发展趋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在各个领域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语言教育方面。来自于大陆的新移民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新加坡社会则以英语为其通用语。虽然大部分新移民本身有良好的英语基础,但是破除语言障碍仍然是新移民与本地社会交流的首要前提。李显龙总理甚至鼓励新移民最好会说“新加坡式英语”^[8]。此外,在教育方面,华人新移民子女的优异成绩和聪明才智对本地学生造成了巨大压力。华人新移民子女一般都比较刻苦,学业成绩名列前茅,在新加坡政府设立各类奖学金当中,新移民子女所获奖项愈来愈多。这对本地学生的教育资源造成挤压,引起家长的不满,并呼吁政府进行干涉与限制。

第二,政治认同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流动的现象愈来愈明显,跨国活动可能淡化民族国

^① 本文的华族是指东南亚的华人族群,庄国土将东南亚“华族”定义为:由保持华人意识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稳定的群体,是当地族群之一,是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参见庄国土《论东南亚的华族》,《世界民族》2002年第3期。

家的意识,这一趋势是国际移民的普遍现象^[9]。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政治忠诚度亦受到了怀疑。在服役问题上,就有国会议员提出自己的担心,认为新移民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当兵,而选择再度移民他国,把新加坡当成跳板^[10]。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移民的第二代有1/3会选择入伍,完成国民义务。但是,在一项由新加坡政策研究院进行的调查中,约69%的本土公民认为,第二代男丁只有完成国民服役才算是融入新加坡。而持有同样看法的新公民只有43%,两者相差26个百分点^[11]。这也显示出新旧公民在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上是存在差异的。总体上,新移民在新加坡的政治参与度偏低,新旧公民之间存在政治断层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社会方面。近年来新移民的到来给新加坡社会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影响,新移民与新加坡本土社会发生的冲突事件也有不少。但是,在现今全球经济低迷的形势下,有关新移民的问题很容易被扩大化。有些人将新加坡房价的高涨归咎于新移民的到来,指责政府不应当让新移民一到新加坡就可以购买组屋,给本地人造成压力。在2012年初发生法拉利车祸事件后,新加坡对中国新移民的不满情绪再度升级^[12]。此外,在一则招聘广告中,店主因为只聘请“新公民”而引起当地新加坡人的不快,认为这是在排斥“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诸如此类事件,折射出新加坡人在社会层面上对新移民的复杂情绪,这种不安感实际上不利于社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

第四,文化与习惯方面。新加坡本土社会对华人新移民文化习俗方面也常有责备之言。新移民网络用语中将新加坡称为“坡县”,这一消息传开后,立即遭致新加坡举国上下的一致声讨。新移民则认为之所以如此称呼新加坡,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地理范围和面积大小相当于中国的县。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事物的理解不同产生的差异,容易导致新移民与新加坡本地社会之间的隔阂。对新移民的很多习惯,新加坡本地人感到非常吃惊。当华人同桌用餐时,本地人用叉匙,新移民则用筷子。新加坡本地人对新移民为什么“踩着高鞋又穿袜”亦百思不得其解^[13]。再有,对新移民不排队的习惯,当地人也颇有微词。而这些源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及生活习惯所引起本地人对新移民感观的不快,则反映出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如果说文化习俗方面新移民更容易适应本土社会的话,那么价值观层面的融合将是漫长的。据一位专家说,新移民若要完全融入新加坡平均需要十年^[14]。虽然,中国新移民和新加坡华人之间有着共同血缘和文化渊源,表面看来相互间交往应不成问题。但现实是,由于长期疏离和隔膜,以及政治体制、教育背景、社会习惯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双方不时发生摩擦,甚至出现同一民族才会有近亲憎恶感^[15]。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从政府到民间都将华人新移民与本地社会的融合视为重要议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内阁资政李光耀等政府人士多番对这个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不仅呼吁国民要宽容看待新移民,鼓励社会各界努力促进新移民的融合,同时政府亦对新移民提出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主动与新加坡本地社会接触。而在加强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本土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宗乡会馆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宗乡会馆一直以来都被新加坡人视为保存中华文化最多的组织,在宗乡会馆自身功能需要和政府的提倡下,宗乡会馆因此被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

二 宗乡会馆的社群整合与中国新移民的参与

随着华人新移民人数的增加,以及华人新移民与本地社会冲突问题的增加,新加坡华人各主要社群的宗乡会馆都开始将新移民议题视为会馆开展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宗乡会馆一方面通过自身的运作来吸纳新移民的兴趣与参与,另一方面也积极促进本地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请进来,走出去”的模式。从社群整合的视角来看,宗乡会馆从社会文化层面上发挥了凝聚新移民与本地公民的功能,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彼此间的隔阂,这也是对新加坡政府号召的响应。

首先,宗乡会馆在语言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努力,来消除新移民与本地公民之间的沟通障碍。李光耀多次呼吁华社应该积极帮助来自中国各地新移民掌握好英语这个本地通用的工作语言,宗乡会馆则是实现这一目标最为可行的载体。新加坡民间也认为新移民只有多看本地电视剧,多接触本地语言,才能最终融入新加坡社会^[16]。作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有机构成,宗乡会馆在这一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11年11月,李光耀直接向宗乡会

馆表示,本地宗乡会馆应该帮助新移民掌握英语,他还建议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应与政府合作,利用设在全岛各选区的联络所为新移民开办英语课程,让他们每星期上两三堂课,掌握基本英语^[17]。各大宗乡会馆在新加坡政府的引导下,纷纷开办英语培训课程。新加坡广东会馆举办的“英语发音速成课程”就是主要针对新移民而开设的。而且,越来越多的会馆开始考虑向新移民提供英语培训,以帮助他们更易融入新加坡社会^[18]。从新加坡语言环境来看,会馆提供英语课程培训对初来乍到的新移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利于消除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之间的语言障碍,也是新移民融入新加坡本土社会最为重要的一步。

其次,宗乡会馆通过兴办一系列活动来帮助新移民了解新加坡社会习俗,以达到整合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的目标。宗乡会馆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重要功能是传承中华文化。对于新加坡社会与新移民整合来讲,会馆所具有的“华人性”在弥合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之间差异具有其自身的优势。显然,这与宗乡会馆在早期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所发挥的功能具有一致性。正如新加坡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振泉所说:“宗乡团体应发挥最初的使命,帮助新移民融入社会。”^[19]近些年新加坡宗乡会馆所举办的一系列活动的正是围绕着新移民而展开的。元宵节时,福建会馆会特别邀请新移民家庭到天福宫参加“‘乞龟’求好运”的活动。端午节时,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则举办“趣味旱龙舟竞技比赛”活动,要求各属会馆、新移民组织和民众俱乐部团体参加^[20]。

除了自行组织活动外,宗乡会馆还联合新移民团体一同举办庆祝活动。厦门公会就携手天府会、天津公会等新移民团体一同庆祝中秋佳节,通过国民融合博饼庆中秋活动,来促进本地老社团与新移民团体之间的合作,带动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响应政府号召,促进“国民融合”。另一方面,新移民社团在此影响下也积极与本地社会互动。2011年,来自华源会的600名新移民就与新加坡本地6000名老人一同庆祝春节,希望通过这样的互动方式使新移民与本地居民共融共勉^[21]。可以说,尽管宗乡会馆所举办的活动各式各样,举办方式亦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与宗旨上,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促进新移民与本地社会的交流与融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闽属会馆在这

方面表现最为活跃,如福建会馆、晋江会馆、同安会馆等闽属宗乡团体都相继加入到这个行列中。这也从侧面说明,新加坡本地宗乡会馆在这方面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再次,在吸引新移民加入宗乡会馆的具体运作当中,提升新移民对本地社会的认同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一些宗乡会馆为了解决会员老化和吸引年轻一代参与等问题,开始放松会员的祖籍地限制^[22]。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移民的到来为宗乡会馆提供了发展机遇。福州会馆、揭阳会馆等宗乡社团或修建或重建。在谈到会馆发展目标时,会馆领导层这样说道:“修建或是重建会所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吸引更多本地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和新移民参加,成为我们会馆的会员,壮大我们的组织。”^[23]根据晋江会馆的经验,他们向新移民中的乡亲伸出乡谊之手,诚意邀请新移民到会馆参加活动,并推举新移民成为理事会的成员,一同推动会务发展以及服务社会^[24]。据统计,晋江会馆青年团的成员大多数是新移民,2010年晋江会馆第32届执委会中,有九位执委是新移民,占执委会人数的30%^[25]。这种情况在其他宗乡会馆中亦是大体相似。永定会馆在2006年成立了青年团,到2009年,青年团有50多名团员,其中新移民占40位^[26]。新移民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宗乡会馆的领导层,宗乡会馆的组织 and 活动并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新移民通过直接参与宗乡会馆的具体管理和运作而产生了认同感。来自江苏的俞玥是福州会馆的执行秘书,以自己的工作体验“会馆情”,从刚开始对福州会馆一无所知,到现在对会馆的了解不断加深。她认为会馆是许多会员,特别是老一辈会员们寄托感情,包括同乡情、兄弟情、朋友情的地方。会馆也是一个坚持的地方,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原来的宗旨,做着许多不可为而不得不为的事情^[27]。对于新移民来说,会馆作为承载中华文化的平台可以帮助他们融入新加坡本地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俞玥对会馆的认同感也不断加强。来自北京的魏素娟亦有同感,她担任福清会馆的执行秘书,认为在会馆的工作让自己看到了一种帮助他人而不求回报的“社会价值”^[28]。还有的新移民开始走进宗乡会馆,为老移民写传记、打理会务等等,以此加深对这片土地的认识。诸如此类新移民与宗乡会馆的事例举不胜举。他们在宗乡会馆的活动皆

表明新移民通过宗乡会馆可以提升对本地社会的认同感，而新移民认同感的提升也为会馆的社群整合功能奠定基础。

最后，宗乡会馆推动本地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进一步了解。为了加强本地社会与新移民的融合，宗乡会馆作为一种有效的媒介，除了向新移民推介新加坡本土社会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也推动新加坡本土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对于宗乡会馆来说，这是一次文化发展的契机。同样，这对于新移民与新加坡本地社会的文化融合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宗乡会馆的很多活动都能体现这样的宗旨。宗乡总会开设教育基金，资助新加坡本地学生到中国顶尖学府深造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宗乡会馆利用自身与祖籍地联系紧密的优势，让新加坡本地人深入了解中国新移民及其文化，并借助新移民的力量，为会馆商家寻找更多海外契机^[29]。另外，宗乡会馆还推动华语与华族文化的提升，以此来弥合本地社会与新移民之间的裂痕。各宗乡会馆试图通过举办一系列关于中华文化的活动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据海南会馆文教部主任韩山元先生介绍，从海南会馆主办了 23 年的中华文史课程的情况来看，这种“没有考试，没有点名，完全以兴趣为主的轻松灵活”的课程形式可以促进建构一个可供新移民与本地社会活动的“兴趣共同体”^[30]。如何透过文化的纽带整合华人社会，也是现今新移民与新加坡本地其他社群值得思考的课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宗乡会馆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地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再认识，有利于消除本地社群与新移民的文化隔阂。

概言之，在实现新移民与本地社会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宗乡会馆作为正面、积极与理性的力量扮演着重要角色。各宗乡会馆试图在语言、习俗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来推进新移民对新加坡本地社会的理解与认同，亦培养本地社群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在现今新移民问题逐渐受到新加坡各界关注的情势下，宗乡会馆发出的声音也显得理性而积极。在他们看来，中国新移民带来的是新的希望和新生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新移民给本地社会带来的很多挑战。宗乡会馆正是在此背景下，调整自身的文化与社会功能，这实际上也有利于新加坡政府新移民政策的有序发展。

三 宗乡会馆的改革发展与中国新移民的融合

正如前文所述，宗乡会馆在新移民与新加坡本地社会融合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语言文化方面的沟通与理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移民与本地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冲突与矛盾。而且，这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据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第二代移民大部分对新加坡有认同感^[31]。这除了与新加坡政府层面所采取的措施有关外，也与民间各界人士的努力分不开的。宗乡会馆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营造本土族群与新移民的共处空间，为新移民在政治层面上认同新加坡提供了支持。

虽然宗乡会馆在新移民与本地社会融合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也有人质疑宗乡会馆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因为从会馆的属性来看，“早期的会馆是由来自同一地区的外地人（或移民），由于在当地无依无靠、生活艰难，而自发地组织的一个同乡集社，以便同乡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同一方言、同一习俗也使大家在精神和感情上有所寄托”^[32]。而且，现今的新移民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有不错的收入，视野宽阔，都能以华语及英语与人沟通，能在社会上立足”^[33]。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馆原有的属性与功能与现今新移民群体的构成之间是否存在相悖之处就成为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宗乡会馆能否采取适当的发展措施以协调两者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会馆在促进新移民与新加坡本土社会之间融合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效。概言之，宗乡会馆在推动新移民与本地社会融合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新移民问题的现实性，进一步拓展宗乡会馆的组织与功能，以适应新移民的实际需求。

第一，掌握新移民的动态，建立新移民的信息库，保持与新移民的联系与交流。在全球化背景下，新移民的流动性更强，如若要采取适当的策略就需要随时掌握新移民群体的发展动态。因此，宗乡会馆有必要采取更为主动、准时的新移民动态信息渠道。例如，新移民的住所在哪些区域，新移民群体之间以什么样的形式建立联系，宗乡会馆如何才能与他们建立联系，这些都是摆在宗乡会馆面前的首要问题。从新移民之间的联络方式上看，不仅有新移民社团的实体形式，也有如随笔南洋网等虚拟空间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宗乡会馆要了解

新移民群体的所思所想,除了要与新移民社团建立合作的框架,还需适时关注网络等虚拟空间的新移民动态信息。因为,只有摸透新移民群体的具体动态,宗乡会馆才能针对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策略。换句话说,主动与新移民建立联系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获取新移民信息。为此,宗乡会馆开始调整自己原有的发展模式,以信息化的手段,建立新移民的信息库^[34],不失为主动与新移民联系的重要方式。

第二,了解新移民面临的困难,制定具体的方案来帮助他们。宗乡会馆原来主要是帮助同乡、同宗的一个乡情驿站,其主要功能是协助南来的移民熟悉新加坡的陌生环境^[35]。尽管新加坡独立建国后,会馆原有的社会功能逐渐弱化。但是,在当代新移民浪潮中,这种互助性质仍然不可或缺,它们为新移民在工作、生活等方面提供各种帮助,缩短了新移民在当地的适应过程。在同新移民群体建立联系后,接下来应该了解他们在新加坡所面临的困难。需要强调的是,宗乡会馆对新移民提供的帮助不应以加入会馆为条件。这种吸收会员的方式只会让新移民避而远之。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新加坡宗乡会馆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帮助越来越多的新移民解决在新加坡所面临的困难。例如海南会馆设立的“法律诊所”,义务为在新加坡定居或工作的海南乡亲解决涉及法律的难题,还为嫁到新加坡来的海南新娘调解家庭纠纷,这些受援者多数不是会馆的会员^[36]。总的来说,在了解新移民在新加坡面临的处境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增强新移民群体对会馆的认同感。

第三,以中华文化为纽带,建构一个新移民与新加坡本土社群共同拥有的“兴趣圈”。华人移民在建构自身社会运作的过程中,中华文化所发挥的纽带作用为人所熟稔。运用中华文化资源来整合华人各社群对于凝聚华人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既是会馆的重要功能,亦是会馆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宗乡会馆通过发扬和传承中华文化来缩小新加坡本地

社会与新移民之间的文化理念差距,具有历史的根据。同时,新加坡华人社会在独立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伴随着华文教育的衰落,新加坡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已大不如前,因此难免会与新移民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冲突。如何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陌生感是促进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关键。宗乡会馆采取的策略则是构建共同的“兴趣圈”。最为典型的是会馆主办的大型节庆活动,其形式丰富多样,如端午节集会、中秋晚会、新春团拜、春秋二祭、美食节等。节庆活动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的体现,本地社群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与新移民进行沟通。长此以往,在可预见的将来,新加坡本土社群势必可以与新移民群体产生更多的文化交集点。

第四,继续深化宗乡会馆的改革,重塑会馆形象,吸引更多新移民加入会馆。独立建国后,在新加坡政府的限制、改造之下,新加坡宗乡团体的功能不断弱化,活动的空间逐渐缩小。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形势的转变,新加坡宗乡社团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30多万中国新移民的到来被视为宗乡会馆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宗乡会馆作为华人社会传统的组织,给人的印象是一种“老龄俱乐部”和“老古董团体”,这给广大宗乡会馆吸收新移民造成了很大阻碍。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更多新移民提供发展的空间成为宗乡会馆面临的首要问题。改革宗乡会馆,重塑会馆形象,在现今新加坡华人会馆吸引新移民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宗乡会馆未来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整合新加坡华人社会与中国新移民时,应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复杂性。第一,从宗乡会馆历史演变来看,建立一个“永续性”移民社会具有可能性。第二,宗乡会馆同时需要认识到在整合本土社群与移民社群时,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性。因此,宗乡会馆必须围绕着建构与新加坡社会相适应的移民整合策略,以最大程度消释本土社群和移民社群之间的隔阂,来实现自身在新移民社群与本土社群融合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注 释】

[1] 庄国土 《对近20年来华人国际移民活动的几点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 沈燕清 《新加坡中国大陆新移民现状浅析》,《世

界民族》2007年第4期。

[3] 刘宏 《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形象:当地的视野与政策的考量》,《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 《当代华

人新移民的跨国实践与人才环流——英国与新加坡的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跨国场域下的企业家精神、国家与社会网络：中国新移民的个案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4] 小木裕文：《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南洋资料译丛》2003年第1期；曾少聪、曹善玉：《华人新移民研究》，《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6期。

[5] 林琳：《侨这三十年》，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6]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研司：《侨务课题研究论文集（2002—2003年度）》，2005年，第337页。

[7] 刘宏：《作为新政策领域的跨国华人：20世纪末21世纪之初的中国与新加坡》，载周晓虹、谢曙光编《中国研究》（第5/6辑），2008年，第252—253页。

[8] 邓伟坚：《李总理盼新公民能融入社会 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会说新加坡式英语更好》，《联合早报》2012年7月7日。

[9] 郝时远：《民族研究文汇（民族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30页。

[10] 陈莹莹：《孩子长大不让当兵再度移民 议员担心新移民把我国当跳板》，《联合早报》2012年3月29日。

[11] 吴淑贤、杨萌：《新旧公民对国民服役看法差别大》，《联合早报》2012年5月22日。

[12] 蒋锐：《法拉利车祸和新加坡人的排外情绪》，BBC中文网，2012年5月12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2012/05/120516_singapore_ferrari.shtml

[13] 《为什么新移民踩着高鞋还穿袜》，《联合早报》2010年11月2日。

[14] 宗迅：《新移民改变新加坡》，《炎黄天地》2009年第3期。

[15] 吴前进：《1990年以来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16] 马炎庆：《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可从接触次文化开始》，《联合早报》2012年9月4日。

[17] 李国基、林文丹编《宗乡总会联合中华总商会举办向李光耀、吴作栋致敬晚宴》，《宗乡简讯》2011年9月—2012年1月第74期。

[18] 李国基、林文丹编《同安会馆八十周年庆》，《宗乡简讯》2011年第71期。

[19] 陈振泉：《宗乡会馆应推动塑造文化底蕴》，《联合早报》2011年5月22日。

[20] 《“跑早船”庆端午》，《联合早报》2012年6月19日。

[21] 钟芝娜：《新移民与本地老人共庆春节》，《联合早报》2011年2月13日。

[22] 曾玲：《调整与转型：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变迁》，《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3] 刑谷一：《成立筹建委员会 揭阳会馆将修建或重建》，《联合早报》2011年8月1日。

[24] [25] 曾渊澄：《晋江会馆与时并进》，《新加坡晋江会馆会讯》2009年第3期。

[26] 《永定会馆是家乡外的第二个家》，《源》2009年第4期。

[27] 刘宏量：《在福州会馆打工，新移民体验会馆情》，《联合早报》2011年2月28日。

[28] 刘宏量：《北京女子在福清会馆见到社会价值》，《联合早报》2011年4月11日。

[29] 谢燕燕：《宗乡总会将设教育基金，每年资助五名优秀学生到中国十所顶尖大学深造》，《联合早报》2011年1月19日。

[30] 《宗乡总会举办全国宗乡会馆分享大会》，《宗乡简讯》2011年第69—70期。

[31] 黄腾辉、蔡宗宪：《第二代中国新移民对新加坡的认同感》，《双文化研习论文》2011年第12期。

[32] [33] 李承璋：《会馆的发展与新移民的融入》，《联合早报》2010年9月21日。

[34] 白叶：《社会变迁与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之演变：以新加坡海南会馆为研究个案》，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61页。

[35] 武文霞：《当代东南亚华人宗乡社团的转型与发展——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研究》，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45页。

[36] 韩山元：《会馆如何敞开大门欢迎新移民》，《联合早报》2010年9月10日。

【责任编辑：张潇潇】